

(古埃及)

问题：古埃及文明为什么给我一种不同于其他文明的邪恶的感觉？

题目描述：古埃及的法老的黄金面具为什么是用巨大眼镜蛇去装饰的？而且法老的保护神也包含眼镜蛇，感觉很阴险，很奇怪。总觉得他们的文明是跟一种强大的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而他们对冥界的幻想也极其诡异，有各种邪恶的神。我想到古埃及神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阿努比斯，而且他们的传说故事也很残忍。这难道仅仅是为了显示王权，恐吓敌人吗？不喜欢恶意调侃，请认真回答，不要带嘲讽

现代人对古埃及文化的本能憎恶感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是来自亚伯拉罕诸教的文化影响。亚伯拉罕诸教的源头事件，就是埃赫那吞的一神论改革失败后，大批曾被重用和欢迎的移民（甚至可能包含部分埃及原著民）被集体驱逐。这些被驱逐者游荡在迦南地，逐渐因共同的意识形态背景而被诸多内外因素凝聚成了以色列民族，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天生的带着对埃及文明的否定。可以说到了“敌人所主张的，我便首先要考虑反对”的程度。

埃及人主张的泛灵论、多神论、肉身不朽论、近亲通婚的纯血论、法老为肉身神论、神秘主义、偶像崇拜、通灵、占卜、巫术等等等等理念，都深为以色列厌憎。在这些方面，三教基本上是完全与之对立，毫无调和余地的。

而我们都知悉亚伯拉罕诸教有多成功。他们对世界文化心态的影响远远的胜过古埃及这个无人继承的亡者，而且事实上构造了现代人的伦理观与文化心理。无论一个人是否基督徒或穆斯林，实际上都通过种种千丝万缕、潜移默化的方式受到了亚伯拉罕诸教的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影响。不自觉地会去厌恶他们所厌恶的、欣赏他们所欣赏的。

譬如，一般人认为完全中国风的青花瓷、隔扇门、建筑彩绘的图案风格实际上有强烈的伊斯兰美学影响。

这是对古埃及的下意识厌恶感的主要来源之一。

作为中国人还有第二来源，就是中国人的长生理念与古埃及的不死理念的冲突。中国文化对死亡的态度截然不同。简单来说，埃及人热爱死亡，而中国人厌憎死亡。中国文化里的几大核心理想——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白日飞升成仙、涅槃脱出轮回，还有一个最实际的、以及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

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中国人根本就打算避免死亡这件事，打算通过技术性手段直接去掉死亡这个环节或者消解死亡的意义。

长生不老，返老还童，根本就不会死。

飞升或者涅槃，是认为可以跳过死亡这种安排。

子孙万代和三不朽，是要消解死亡的意义。

这样一个崇尚生存的民族，甚至会走向极端喊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实践口号。当然对古埃及的死亡崇拜感到恶心和厌憎。这不仅仅是古埃及，也指向阿兹台克这类类似的有崇死倾向的文明。

别的不说，这些人想起各种尸体大概会觉得是香的，你们体会一下。

所以一个现代中国人几乎肯定会对古埃及文明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邪恶感受。

编辑于 2020-07-06

<https://www.zhihu.com/answer/630142885>

---

评论区：

Q: 阿吞可能是亚伯拉罕宗教的源头之一，有趣，但古埃及为何诞生出阿吞信仰这种超越的、一神的、艺术审美与古埃及传统完全不同的东西，也是个难解的问题。

A: 这其实不难说——国王厌烦了各地方自搞一套、自贡一神天天吹本地土地公的神谕。

所以他大批的引入了移民做亲信，想要建立一个独裁政权。

埃及是古地中海的粮仓，从不饥荒。所以其他地区一有饥荒就有精英往埃及跑。这些人知识水平甚至身体素质都很不错，而且与本地人几乎毫无人脉联系常受排斥。法老开门肯收他们做羽翼，他们自然会无限忠诚成为嫡系孤臣。

有了这帮人，法老就不必再依赖原来三心二意却是唯一受过教育的各种祭司们来搞行政了，马上就强大起来了。有了这个实力，他就宣布了太阳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实际上是秦始皇的事业。这算是历史的客观层面。

Q: 是我的表达有误，我其实是对“超越的、一神的、形象化艺术风格”的文化观念的诞生过程感兴趣，超越的一神信仰想必是在和拜物传统长期论辩、对峙的过程中得到自我界定和完善的，它的诞生和形象化的审美取向有没有联系？现代的“拜概念”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种拜物？有没有对应的审美取向？

---

Q: 结合这一篇 <https://www.zhihu.com/answer/2196379477> (#厌倦#)，「拥死」似乎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同情能力缺陷」，或者「拥死」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智力障碍」？

再看这一篇 <https://www.zhihu.com/answer/1323213160> (#死亡#)，「拥死」似乎倾向于“个体生命的死亡”这一最终结局一定是“好的”——这里似乎不存在“地狱”的概念，而似乎是在宣扬所有人死后必然“上天堂”……或许算得上是“无法无天”了。

---

更新于 2023/2/27